

徐新建 著

醉 与 醒



中国酒文化研究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 张翰初

封面设计 王才禹

技术设计 施德端

醉 与 醒
——中国酒文化研究
徐新建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21-02424-3/G·1373 定价: 3.60元

此书献给——

为中国文化返本开新而探寻的朋友

目 录

引 论： 释酒·····	(1)
上 编 “形而下”之描述—— 中国酒文化起源与发展	
第一章 谷物酿造与农耕文化·····	(17)
一 八月黍成 可为酎酒·····	(17)
1) 酒源三解·····	(17)
2) 谷物之食·····	(19)
3) 三酒比较·····	(24)
二 若作酒醴 尔惟曲蘖·····	(45)
1) 谷物发酵·····	(45)
2) 殊途同归·····	(51)
三 食为民天 酒为食蠹·····	(59)
1) 世俗酒政·····	(59)
2) 佛道戒规·····	(70)
第二章 宾主百拜与礼乐之邦·····	(77)
一 礼之初 始诸饮食·····	(78)
1) 祭必酒 酒必祭·····	(78)
2) 礼酒 酒礼·····	(85)
3) 酒正 酒政·····	(91)
二 天子饮酌 用礼乐·····	(98)
1) 酒宴之仪·····	(98)
2) 酒宴之乐·····	(110)

3) 对酒当歌·····	(119)
三 酒食者 所以合欢·····	(132)
1) 红楼酒令·····	(132)
2) 酒旗高悬·····	(139)
3) 酒与年节·····	(148)
 下 编 “形而上”之讨论——	
中国酒文化母题与结构	
第三章 醒觉世界与醉感人生·····	(163)
一 “但愿长醉不愿醒”·····	(163)
1) 醉生梦死·····	(163)
2) 庄子与梦与醉·····	(171)
3) 屈原与醒与“坠”·····	(183)
二 “醉翁之意不在酒”·····	(192)
1) 醒醉并存·····	(192)
2) 醉翁之意·····	(200)
第四章 人神交感与迷狂体验·····	(208)
一 迷狂之醉与药与舞与酒·····	(210)
1) 双重世界·····	(210)
2) 迷狂体验·····	(217)
二 迷狂之醉的古今中外比较·····	(227)
1) 酒神类型·····	(227)
2) 两种文化·····	(237)
3) 余语·····	(246)
后 记·····	(249)

引 论 释“酒”

一

“酒”字，自殷商甲骨文时代就已存在，此后便频繁地出现在历代文献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的篇章无一不提及“酒”，并且与“酒”相关的字如醴、醕、酬、尊、醇、酷、奠、醫、醉、醒等，以及由“酒”而构成的词和词组乃至成语典故如酒人、酒官、酒德、酒礼、酒风、酒俗、酒史、酒艺、酒色、酒令、酒肆、酒徒、酒仙……酒池肉林、酒囊饭袋、酒以成礼、“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等等更是不断地派生出来，可谓举不胜举。可见“酒”作为特定的指代符号，在众多的汉语词汇中称得上使用频率极高者之一。单就“酒”字本身而论，已可看出其所指代之物——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神秘饮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意义了。所以研究中国酒文化首先就得弄清“酒”字，考查其发生与演变及其相关的社会语境，而这又不得不对中国的文字情况作一番概略的追溯。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源远流长，传播甚广，是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文化连续体”的特例。若以今日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其包括了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十一亿多的人口和五十多个兄弟民族的多样文化形态。在文字方面，存在着两种类型：“有字民族”与“无字民

族”。对于酒，在“有字民族”内就有多种多样的符号标志，而在“无字民族”中，则更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口头称呼。因此汉字“酒”只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对酒这一客观事象所作出的诸多人工标志之一。在对“酒”字进行探本溯源的研讨时，不可忽略其固有的局限。不过由于前述所谓中国文化“连续体”现象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文字的连续，而这“连续的文字”主要是指仅从殷商甲骨文算起已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于是对于研究悠久的历史来说，汉字就有着难以替代的意义。因此，我们的酒文化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从对汉字“酒”的诠释开始。

“酒”字最初写为“酉”。甲骨文为等，在已出土的殷商卜辞中大量出现，显然是当时的基本字汇之一。不过从已破译的文句看，此字有明显不同的三种含义，一是表示十二地支之一的“酉”，一是表示酒食之“酒”，再就是用作地名：

1. 用作地支 {
 - “癸酉卜贞，大乙口伊其□。”
(《后》上，22.2)
 - “己酉卜，泰年，有足雨。”
(《前》4.40.1.)
2. 用作食物 {
 - “癸未卜贞，萁豊虫有酉用。”
(《后》下，8.2)
 - “乙未，酉上甲十……”
(《后》上，8、14、)

3、用作地名：“在西孟受年。”

(京都大学所藏甲骨文字)

在字形上“酉”极象盛酒之器，故多数甲骨文学者认为其字本指酒器，后引申为“酒”，再后才兼指地支“酉”及其他。王国维：“酉象尊形”。叶玉森：“卜辞酉作、，等形，均象容酒之器。上有提梁或作、、、、，提梁之象渐晦，再变作、、，上无提梁，惟象容酒之器。”郭沫若：“此字……骨文变体颇多，然大体作，若，乃壶、尊之象也。”林义光：“酉本义即为酒，象酿器，形酒所容也。”①王延林：“古文以西作酒，酉借为天干（地支）名。”②

此后，在金文及石经中，“酒”均为“酉。”说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古人一直以“酉”为“酒”。直至汉以后，从水从酉的“酒”字才正式出现，取“酉”而代之，并逐渐固定下来。“酉”、“酒”比较，各有特色。“酉”是单体，以象形为手段，以对象（容酒之器）为原型，写意式地将其描绘下来，意指“酒”时，极有意思地连容器带容物一并展示在人们面前，既笨拙又古朴，且显出一时尚未能将脱离容器的酒抽象出来。“酒”字大有改进，其由单体变为复体，增添了从水的偏旁（酒字在汉印中写作：、，汉金写作、等形），一则与作为地支名的“酉”等区别开来，另则强调其从水之属性，使原先隐含在单体“酉”中的饮物之义直观地显现出来。至此，酒：从水从酉，盛于器中，可以饮用，一字既出，其义显现。

然而，上述分析纯属以今释古，是在已获得当代有关知

①参见《甲骨文字集释》第十四卷，4392页。

②王延林《常用古文字字典》第770页。

的前提下逆向推出的结论。对于古时之人来说，若单凭一个“酒”字，多半是难以通晓其完整含义的。于是就出现了大量对“酒”的诠释、训诂、考证乃至联想和发挥。透过它们，不难见出古人不同的酒观念及其发展变异。

古人释“酒”，角度甚多，或释其字，或释其质，或释其用，或释其源；有的详论于专文，如《尚书·酒诰》、刘伶《酒德颂》、扬雄《酒赋》、郭洪《酒诫》、曹操《对酒》、宋伯仁《酒小史》、朱翼中《北山酒经》、皇甫嵩《醉乡日月》；有的则兼叙于杂著，如《诗》“七月”、“丝衣”、“既醉”、孔子《论语》、屈原《九歌》、李时珍《本草纲目》、顾亭林《日知录》……等等，丰富驳杂，各有见解。下面分而录之：

1. 释其字 《释名》：“酒，酉也。”

《说文段注》：“必言酒者，古酒可用酉为之。”

《说文》：“酒……从水，酉，酉亦声（段注：子酉切，三部）。 ”

2. 释其质 《春秋·纬》：“酒者，乳也”；“以麦酿黍为酒。”

《释名》：“酒……酿之米曲，酉恠而味美也。”

《汉书》：“酒，百药之长。”

《论衡》：“酒醴异气，饮之皆醉。”

3. 释其用 《礼记·乐记》：“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晏子春秋，谏上》：“古之饮酒也，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

《汉书·食货志》：“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福之会。”

《北山酒经》：“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樵夫渔父无一可缺此。”

《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十三》：“古之用酒有三：以成礼，以养老，以养病。”

4. 释其源 《世本》：“仪狄始作酒醪，杜康作秫酒。”

《黄帝内经》：“黄帝造酒。”

《酒谱》：“酒，酒星之作也。”

《淮南子》：“清醑之美，始于耒耜。”

.....

这些诠释与论述所反映的内容异常丰富，早已远远超出了狭义的饮“酒”范围，涉及到宗教、神话、医学、科技、哲学等各个领域，充分显示出酒作为一种普遍而又久远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中所具有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

通过古人述“酒”，不但能了解酒的历史演变，还可获知古人对酒的独到见解乃至对人性及人生的看法。这里，我们只需从不计其数的文献中挑出《说文》“释酒”稍加分析，即可对此略知一二。

《说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此条解释不足五十字，却含意相当深刻。其撇开酒的基本性质不论，先从音训

入手，劈头便将“酒”释为“就”、“造”（段注：造，古读如就），并一下就上升到“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和“吉凶所造起”的形而上高度，使人不得不对酒肃然起敬——如果尚无体验的话；要么便会恍然大悟——倘若早已神交的话。《说文》亦有“酉”字，且也释为“就”。其曰：“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酉、酒同训，揭示了二者之关连。同时指出“酒”从酉，酉亦声，于是在读音相近的基础上将“酒（酉）”、“就”、“造”几字并举，获得了诠释上的新颖结论。

《说文》此法与古人对“衣”、“鬼”等字的诠释相同，在训诂学上称为“音训”。如《释名》：“衣，依也。”《韩诗外传》：“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不过“酒”与“就”、“造”，读音虽近，字面意义却实在相去甚远。《说文》把它们一股脑列举在一起，岂不过于牵强武断？不然。

《说文》自有一番精细条理隐含其中。原来彼此之间的关连之处乃在由古“酉”（酒）引申出来用作地支名的“酉”字上。《说文》释“酉”为“就”，理由未直接道出，只举出一例言之，曰：“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这一方面是由于《说文》是一本字典式的工具书，其语不可冗繁，不便长篇详论（若依作者许慎已有的学识，每个字都能另作专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酉”是名词，“就”为动词、形容词，二者隔得较远，似乎不适于分析而更适于体会，于是就用了一个物象来加以说明，以启发读者自己的领悟。对此，段玉裁注曰：

“此举一物以言就。黍以大暑月而种，至八月而成，犹禾之八月而孰（熟）也。不言禾者，为酒多用黍也。”段氏注意到了此物象中的时间及其同酿酒的关系。查十二地支，“酉”排列第

十。但依夏历，寅月为正，故“酉月”刚好是八月。“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这就点出了“酉”与“就”通过物象而表现出的相互关系：酉月黍成，所以曰就。“就”的一个含义即为“成”，《广韵》：“就，成也”。此外又还指出了作为地支的“酉”与作为食物的“酒”的内在关连：酉月酿酒。于是从一个难得的角度解释了古人为何假“酉”（酒，食物）为“酉”（地支、时序）的个中原因。

至于“造”，前已引过段注，其字读音与“就”相同，因而亦与“酒”、“酉”相近。并且，《说文》释“造”曰：

“造，就也。”可见除读音外，彼此意义也密切相关。此外，依前述林义光的观点，“酉本义为酒，象酿器。”今人另有一说，认为古“酋”为“酒”，写为、等，是酿酒器而不是盛酒器，并且可用后世酿酒器为样本，一一标出彼此间相互对应的部位^①。由此说来，“酉”（酒）字本身一开始就已含有酿造之义。故《说文》释“酒”为“造”看来也并非毫无根据，相反倒是显示了相当娴熟的诠释技巧了。当然因不是文字训诂学专著，在此既无意陶醉于其技巧的娴熟高超，亦用不着去理会其是否经得起推敲验证。重要的是，我们由此而了解到《说文》释“酒”为“就”为“造”，决非随意为之，而是精心考虑后的结果。

《说文》释“酒”为“就”，为“造”，进而又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吉凶所造起也”。意思是说酒的意义非同小可，能够造就、造成人性的善恶变化和引起、导致吉凶之事的发生。对此，段玉裁注曰：“宾主百拜者，酒也；淫酗者亦

^①参见才燕、秋华编著《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6年版，第7页。

酒也。”“宾主百拜”的说法，见于《礼记》，其强调“酒以成礼”的一面，此为“善”。而“淫酗者酒”这样的说法也多见于先秦文献。《史记》中就记载得有关于桀、纣王酗酒亡国的教训，此为“恶”。至于因酒而“吉”或因酒而“凶”，也许是因为在生活中太寻常的缘故，连段注也未加补充了。可见，一礼一淫，一吉一凶，刚好反映出酒所包含的两面性，而《说文》把它同人性联系起来，强调到能改变人性，使之或善或恶的程度，就不仅充分反映了对酒的深刻体会，还体现了对人性及其与社会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剖析开来，《说文》的这段解释隐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1. 人性本无善恶；
2. 但其会因环境而改变；
3. 这种改变有两个可能，或为善，或为恶；
4. 酒在使人性发生这种改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5. 因此对酒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决不可等闲视之……

《孟子》曰：“食、色，性也。”就是说，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是人先天即有的所欲所好，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是一种文化的外加物，是时因时而异，对人的行为所作出的相对评价。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中，酒能改变人性，即能使人变得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或凶猛异常，无法无天。这样，若以伦理规范来衡量，与前者相符者即为善，不相当者即为恶。

总而言之，《说文》把对“酒”的诠释上升到哲学、伦理的高度，体现了中国传统酒文化观念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思路。也正是由于这种思路的影响，才不断派生出诸如“酒

礼”、“酒德”、“酒祸”、“酒害”这样的提法，以及将饮酒与国家兴衰相提并论的“警世恒言”。孔子后世之孙孔融的《与曹操论禁酒书》对酒极加称赞，其曰：“夫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禪宗、和神、定人以齐万国，非酒莫从也。”而曹操却回答说：“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酒竟然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呢？可惜《说文》语焉不详。还是现代人以科学分析的手段揭开了酒的秘密。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酒作了定义式解释，指出酒即“含乙醇的饮料”。其可谓一语道破天机。酒，不论在基本原料、酿造工艺、出产地点，还是色、香、味诸方面有多大差别和变化然都可由一个最基本的特性统一起来。这特性就是：含乙醇。乙醇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分子式为 C_2H_5OH ，透明无色，易燃烧易挥发，现代医学上多用作消毒、防腐，有较强的杀菌作用。化学工业上则用作有机溶剂，能配制油漆、合成橡胶等。一旦转入这种描述，对于把含有乙醇的液体作为饮料并且不是偶尔为之而是频频享用，并且享用者不是少数而是极为普遍——男女老少，中外古今，无处不闻酒杯碰响，无处不闻酒味飘香……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就不免有点令人费解了。看来只有再将探寻的目光深入人体，深入生理学、药理学等领域才能够获得解答。药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乙醇对人体有强烈的刺激性，由食道饮入后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能产生双重反应，或使其兴奋或将其麻醉，此外还有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等作用，久饮令人上瘾，饮多有害，欲罢不能。至此问题就昭然若揭了：酒，含乙醇的饮料，古往今来人们饮用它无非是出自生理的需要及心理的渴求；而酒之改变人性，最基本的一

点就在于首先改变人体，改变操纵自我行为的中枢神经，从而使饮酒者或因兴奋而慷慨高歌，勇猛奋战，或因麻醉而飘然出世，消极沉沦，或因身心愉悦而收到治疗疾病的效果，或由于迷狂入幻而导致危及旁人的不幸发生。

乙醇，正是乙醇使酒具有超乎寻常的神奇效用，令世代的人们贪杯好饮，千古不断；正是乙醇使酒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食物范畴，使饮酒成为一种涉及甚广的文化现象，令人们惊叹它迷恋它崇拜它而又惧怕它，乃至引出《说文》式的哲学联想以及孔融式的历史发挥。

不过，古人虽无今日的科学手段及科学技术语，但对酒于人体所产生的种种效应却并非一无所知。相反，在为数众多的中医著作中，不乏与此相关的精辟描述。例如《饮膳正要》就相当深刻地写道：

“酒，味苦甘辛，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厚肠胃，消忧愁。少饮尤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

古今对举，足见内中暗含的一种关连，一种契合，称得上一脉相通。“酒”，酉也，就也，乙醇也，大毒也，千古饮料，神秘液体也。

三

有了以上论述作基础，再来探讨“酒文化”这一概念，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概括的说，中国酒文化就是在中国历史中以酒为核心，围绕酿酒、饮酒、论酒以及酒歌、酒礼、酒风、酒俗、酒德、酒政等而展开的一系列相关现象。这一系

列现象构成一个无形的整体，或深或浅或迟或早地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影响着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各个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文化的存在不但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份，并且使其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今我们使用“酒文化”这一现代概念，将古往今来与酒相关的诸多方面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对其进行反思和研究，不但研究酒本身，而且研究酒与经济、酒与政治、酒与宗教、酒与神话、酒与文学艺术、酒与生存环境等等这样一些既纷繁复杂又颇具诱惑的问题。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酒文化本身，还会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从分类上说，酒文化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酒体文化 亦即作为饮料的酒本身。其因各方面的不同可分为谷物酒、果酒；低度酒，高度酒；白酒、黄酒；新酒、陈酒；药酒以及白酒中的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等。不同的酒对人体乃至社会的作用就自然不会一样。中国历史上的酒，由于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以谷物酒为主，而西方世界则以葡萄酒、啤酒为主，于是形成了所谓“葡萄酒文化”、“啤酒文化”和“谷物酒文化”几种不同类型。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谷物酒属于度数较高的类型，而所谓酒度的高低是指一定单位的酒中酒精（乙醇）所占比例的多少。也正是由于这种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比例差别才导致了在酒体本身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会出现古人大碗喝酒（淡酒、低度酒）的壮举，也才引出了后人品尝白酒（烈酒高度酒）时的慢斟细酌以及畅饮啤酒时大杯干尽等不同饮用方式的差别出现。这就是说，“酒体”作为一种核心在酒文化

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2) **酿酒文化** 主要包括人们为何酿酒和如何酿酒两个方面。中国的酿酒历史绵延数千年，从传说中的“猿猴造酒”到“黄帝造酒”、“仪狄、杜康造酒”再到《周礼》中所详加记载的酒人、酒正“制酒”、“掌酒”以及一段时期内“女酋作酒”的特殊分工，可说是内容丰富，涉及颇广。而曲蘖的发明则不仅大大提高了酿酒工艺，还为中国赢得了“世界上最早利用微生物的民族之一”这样的声誉。在中国历史上，酿酒作为一门工艺曾四处传播，影响了各地民众生活的许多方面，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酒文化为标志的某种共同体。另一方面，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从事酿酒的动机和动力又彼此不同，其往往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思维方式、信仰习俗等相联系。因此又出现了“共同体”内的诸多区别：有的是为祭祀而酿酒，有的是为享乐而酿酒，有的是为治疗疾病而酿酒，有的是为谋求生路而酿酒，有的则是为了筹备战争而酿酒——增加税收以充实军饷，强兵马以争霸天下……。

3) **饮酒文化** 有酿酒就有饮酒，就有形形色色的饮酒人，就有各式各样的饮酒方式。中国人的饮酒方式可说是花样百出，颇为讲究，世代传承，代代翻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饮式，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规矩。新春佳节饮“椒酒”，五月初午饮“雄黄”，九九重阳饮“菊花”，十月“社酒”祭灵亡；酒席之间，老人端中坐，后辈敬斟酌，宾主百拜，礼中有乐。此外，有群饮、独饮、离别饮、交杯饮、凯旋饮；还有订婚酒、嫁女酒、新婚酒、满月酒、百日酒、高寿酒、造屋酒、开镰酒；有拦路酒、迷魂酒、鸡血酒；有酒歌、酒令、